

前所未有的危机，不确定的复苏

2020年全球增长率预计为-4.9%，比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1.9个百分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对2020年上半年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比预期的更为严重，预计复苏将比之前预测的更为缓慢。2021年全球增长率预计为5.4%。总体而言，这将使2021年GDP比2020年1月COVID-19疫情之前的预测低6.5个百分点。低收入家庭受到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损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减少极度贫困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

与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一样，目前预测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基线预测取决于疫情影响方面的主要假设。在感染率下降的经济体，最新预测中更为缓慢的复苏路径反映了以下因素：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持续到2020年下半年；2020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经济活动在封锁期间受到的冲击比预期更大，产生了更严重的“创伤”（对供给潜力的破坏）；以及生存下来的企业加强必要的工作场所安全和卫生措施，对生产率造成打击。对于仍在努力控制感染率的经济体，持续时间更长的封锁状态将对经济活动造成更大影响。此外，预测假设金融状况（自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以来已经放松）将仍然大致处在当前水平。不同于基线预测的其他结果显然也是可能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疫情在如何发展。正如2020年6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更新”所讨论的，金融市场情绪的近期反弹幅度似乎与基本经济前景的变化脱节，因此，金融状况的收紧幅度有可能大于基线情景的假设。

所有国家（包括病毒感染似乎已经过峰值的国家）应确保医疗卫生体系具备充足的资源。国际社会必须显著增强对国家举措的支持，包括向医疗卫生能力有限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并且随着疫苗试验取得进展，将资金引导投入疫苗生产，从而使所有国家迅速获得数量充足、费用可负担的疫苗。需要实施封锁的国家应继续实施相关经济政策，包括通过大规模、有针对性的措施缓冲家庭收入损失，并向因强制限制经济活动而遭受不利影响的企业提供支持。在经济正在重新开放的国家，随着复苏进程启动，定向支持应逐步取消，并且应通过政策提供刺激，以提升需求，促进和鼓励资源重新分配，从疫情之后规模可能持续缩小的部门转移到其他部门。

强有力的多边合作在多个领域依然至关重要。面对卫生危机和外部融资短缺的国家迫切需要得到流动性支持，包括债务减免以及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融资。除应对疫情外，政策制定者还必须通过合作化解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危及从COVID-19危机中的最终复苏。此外，在疫情期间温室气体排放量空前减少的基础上，

政策制定者应落实其气候变化缓解承诺，并共同努力加大设计公平的碳税或类似方案力度。全球社会必须现在行动起来，通过加强全球基本用品和防护设施储备，为研究提供资金，为公共卫生体系提供支持，并建立有效机制，向最亟需群体提供救济，以此避免这一灾难重现。

COVID-19 危机：经济影响比预期更为严重

在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时可用的经济数据显示，COVID-19 疫情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空前下滑。此后发布的数据表明，一些经济体的经济下滑程度比之前预测的更为严重。

疫情在一些国家出现恶化，在另一些国家趋于平稳。在发布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之后，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疫情迅速恶化，从而必须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导致经济活动受到比预测更严重的干扰。在其他经济体，记录的感染和死亡率从人均水平看较低，尽管检测能力有限意味着疫情发展方向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在数周的封锁和自愿保持社交距离之后，新增感染和重症监护床位入住率已经下降。

同步、深度衰退。第一个季度 GDP 普遍差于预期（但有一些例外，其中新兴市场包括智利、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发达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德国和日本等）。高频指标显示第二季度的经济萎缩更为严重，但中国除外，其在 4 月初已经开放大部分经济。

消费和服务产出显著下降。在多数衰退中，消费者通过动用储蓄或依赖社会安全网和家庭支持来平滑支出，相比投资，消费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这次消费和服务产出也显著下降。这种特点反映了若干因素的特有结合：自愿保持社交距离；采取封锁措施，以减缓病毒传播，使卫生体系能够应付迅速增长的医护需求；收入急剧损失；以及消费者信心减弱。面对需求急剧下降、供给中断和不确定的未来收入前景，企业也削减了投资。因此，经济出现广泛的总需求冲击，使封锁措施导致的近期供给中断状况更加恶化

人员流动依然受限。全球范围内，封锁措施在 3 月中旬左右至 5 月中旬处于最严厉和普遍的状态。随着经济体逐步重新开放，一些领域的人员流动回升，但相比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总体仍然较低，这表明人们在自愿减少相互接触。例如，[来自手机追踪的人员流动数据](#)显示，多数国家的零售、娱乐、火车站和工作场所的活动依然低迷，尽管某些领域活动似乎正回到基线水平。

劳动力市场受到严重冲击。经济活动的急剧下滑对全球劳动力市场造成灾难性打击。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通过有效的短期工作方案控制了相关影响。然而，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20 年第一季度比 2019 年第四季度减少的全球工作时数相当于损失了 1.3 亿个全时工作。2020 年第二季度减少的工作时数可能相当于 3 亿多个全时工作。在已经重新开放的经济体，经济活动在 4 月可能已经触底。例如，美国 5 月的就业报告显示，在受封锁措施影响最大的一些部门，临时被裁的员工已经在重返工作岗位。

劳动力市场冲击对低技能工人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他们无法在家工作。不同性别的收入损失看来不同，[在一些国家，低收入女性遭受了更大的冲击](#)。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在全球约 20 亿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工人中，近 80% 受到显著影响。

全球贸易萎缩。经济衰退的同步性放大了世界各国的国内动荡。贸易在第一季度收缩了近 3.5%（年同比），反映了需求疲软、跨境旅游崩溃以及经济停止运转带来的供给错位（在一些情况下因贸易限制而加剧）。

通胀下降。截至 2020 年 4 月，发达经济体的平均通胀自 2019 年底以来下降了约 1.3 个百分点，降至 0.4%，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通胀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降至 4.2%。总需求下降带来的下行价格压力，加上燃料价格下跌产生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看来超过了供给中断造成的上行成本推动压力。

政策应对措施限制了疫情造成的经济破坏并改善了金融情绪

一些亮点缓解了暗淡的形势。继 1 月至 3 月急剧收紧之后，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状况已经放松，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有较小程度的放松，这反映了下述的政策行动。

一些国家自危机开始以来采取的大规模财政和金融部门应对措施阻止了更严重的短期损失。由于实施了缩短工作时间计划，以及对被临时解雇的工人提供了援助，许多人得以避免彻底失业，同时，对企业的资金支持和确保信贷持续供给的监管行动防止了更大范围的破产（见附录 1 以及 2020 年 6 月财政监测报告国家财政措施数据库，其显示全球范围内已宣布的财政措施规模约达 11 万亿美元，另见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应对 COVID-19 疫情的政策追踪](#)，其更广泛地介绍了各国采取的措施）。

主要中央银行采取了快速、（一些情况下）创新的行动，例如，几家新兴市场中央银行首次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显著扩大了资产购买规模，这增强了流动性供应，限制了借款成本上升（见 2020 年 6 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更新”）。此外，一些新兴市场中央银行的互换安排帮助缓解了美元流动性短缺。新兴市场的证券投资在 2 月至 3 月出现了空前的外流，此后已经恢复，另外，对于信用评级较高的新兴市场，硬通货债券发行量已经增加。同时，金融监管机构的行动，包括调整银行贷款偿还条件以及提供资本和流动性缓冲，支持了信贷供给。

石油市场的稳定也促进了市场情绪的改善。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初夏到期合约的价格在 4 月跌到负值，最近几个星期上升，在接近当前现货价格的稳定区间内交易。

4 月初以来的汇率变化反映了这些走势。截至 6 月中旬，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了近 4%（1 月至 4 月初升值了 8% 以上）。前几个月显著贬值的货币自 4 月以来已经升值，其中发达经济体货币包括澳大利亚元和挪威克朗，新兴市场货币包括印尼卢比、墨西哥比索、俄罗斯卢布和南非兰特。

预测的考虑因素

上述讨论有助于形成全球增长预测的关键假设，特别是在疫情对经济活动造成的干扰、大宗商品价格、金融状况和政策支持等方面。

预测基线中经济活动所受的干扰。在第一季度表现差于预期、第二季度高频指标疲弱的基础上，与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比，最新预测将 2020 年上半年经济活动受到更大冲击、下半年复苏更为缓慢这两个因素考虑在内。对于感染率在下降的经济体，最新预测中的更为缓慢的复苏路径反映了三个关键假设：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持续到 2020 年下半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封锁期间经济活动受到的冲击比预期更大，产生了更严重的“创伤”；生存下来的企业加强工作场所安全和卫生标准，对生产率造成不利影响。对于仍在努力控制感染率的经济体，它们需要继续实施封锁和保持社交距离措施，这将对经济活动造成进一步不利影响。一个重要的假设是，感染率已经下降的国家将不会重新实施今年上半年采取的严格封锁措施，而是会在必要时依赖其他方法控制病毒传播（例如扩大检测、接触者追踪和隔离）。下面关于风险的一节考虑其他情景，包括疫情 2021 年再度爆发的情景。

政策支持和金融状况。预测考虑了到目前为止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应对措施，并预计今年剩下时间内将继续实施这些措施。另外，在考虑到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并将进一步提供缓冲的情况下，预计 2020-2021 年总体财政赤字将显著扩大，债务比率将上升。假设在预测期间内，主要中央银行将保持现有政策态势，直到 2021 年底。更一般而言，预计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状况都将大致保持在当前水平。

大宗商品价格。相比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关于燃料价格的假设大体没有变化。每桶石油平均现货价格估计在 2020 年为 36.20 美元，2021 年为 37.50 美元。石油期货曲线显示，此后价格水平预计将上升，趋近 46 美元，但仍比 2019 年平均水平低 25% 左右。预计非燃料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速度略快于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假设。

2020 年深度衰退，2021 年疲软形势好转

2020 年全球增长率预计为 -4.9%，比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 1.9 个百分点（表 1）。特别是，多数经济体的消费增长预测下调，反映了国内经济活动受到比预期更大的干扰。私人消费预计将减弱，原因是保持社交距离和封锁措施对总需求造成大规模不利冲击，以及预防性储蓄增加。此外，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企业推迟资本支出，因此，预计投资也将处于低迷状态。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私人国内需求的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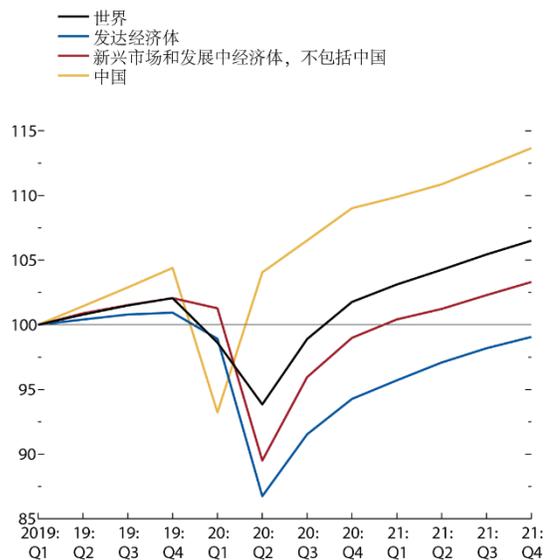
在基线预测中，全球经济活动预计将于 2020 年第二季度触底，此后开始回升（图 1）。预计 2021 年增长率将上升至 5.4%，比 4 月预测低 0.4 个百分点。预计消费明年

将逐步加强，投资也将企稳回升，但仍将疲软。2021 年全年的全球 GDP 预计将略微超过 2019 年水平。

不确定性。与 2020 年《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类似，当前的预测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预测取决于 2020 年第二季度的经济萎缩程度（尚不具备完整的数据）以及负面冲击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而这些又取决于若干不确定的因素，包括：

- 疫情和所需封锁措施的持续时间；
- 自愿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这会影响支出；
- 失业工人可能在不同的部门找到工作的能力；
- 企业关闭和失业工人退出劳动力队伍带来的“创伤”，可能导致经济活动在疫情结束后更难以回升；
- 为加强工作场所安全而做出的调整（如交错轮班、加强轮班之间的卫生和清洁措施，与生产线上人员接近的新工作场所做法）产生的影响，这些调整将给企业带来成本；
- 在企业试图增强对供给中断抵御能力的过程中产生的全球供应链重组，这会影响生产率；
- 外部需求减弱和融资短缺带来的跨境溢出效应的程度；
- 当前资产价格与经济活动前景脱节状态最终化解（如 2020 年 6 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更新”强调的）。

图 1. 世界季度GDP
(2019年第一季度=100)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表1.《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概览

(百分比变化, 除非另有注明)

	年同比						四季度同比 2/		
	2018	2019	预测		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的差异 1/		预测		
			2020	2021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世界产出	3.6	2.9	-4.9	5.4	-1.9	-0.4	2.8	-3.5	4.6
发达经济体	2.2	1.7	-8.0	4.8	-1.9	0.3	1.5	-7.2	5.1
美国	2.9	2.3	-8.0	4.5	-2.1	-0.2	2.3	-8.2	5.4
欧元区	1.9	1.3	-10.2	6.0	-2.7	1.3	1.0	-8.6	5.8
德国	1.5	0.6	-7.8	5.4	-0.8	0.2	0.4	-6.7	5.5
法国	1.8	1.5	-12.5	7.3	-5.3	2.8	0.9	-8.9	4.2
意大利	0.8	0.3	-12.8	6.3	-3.7	1.5	0.1	-10.9	5.5
西班牙	2.4	2.0	-12.8	6.3	-4.8	2.0	1.8	-11.4	6.3
日本	0.3	0.7	-5.8	2.4	-0.6	-0.6	-0.7	-1.8	0.0
英国	1.3	1.4	-10.2	6.3	-3.7	2.3	1.1	-9.0	6.9
加拿大	2.0	1.7	-8.4	4.9	-2.2	0.7	1.5	-7.5	4.6
其他发达经济体 3/	2.7	1.7	-4.8	4.2	-0.2	-0.3	1.9	-5.1	5.5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5	3.7	-3.0	5.9	-2.0	-0.7	3.9	-0.5	4.2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6.3	5.5	-0.8	7.4	-1.8	-1.1	5.0	2.4	3.9
中国	6.7	6.1	1.0	8.2	-0.2	-1.0	6.0	4.4	4.3
印度 4/	6.1	4.2	-4.5	6.0	-6.4	-1.4	3.1	0.2	1.2
东盟五国 5/	5.3	4.9	-2.0	6.2	-1.4	-1.6	4.6	-1.4	6.1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3.2	2.1	-5.8	4.3	-0.6	0.1	3.4	-7.0	6.6
俄罗斯	2.5	1.3	-6.6	4.1	-1.1	0.6	2.2	-7.5	5.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1	0.1	-9.4	3.7	-4.2	0.3	-0.2	-9.0	4.1
巴西	1.3	1.1	-9.1	3.6	-3.8	0.7	1.6	-9.3	4.5
墨西哥	2.2	-0.3	-10.5	3.3	-3.9	0.3	-0.8	-10.1	4.8
中东和北非	1.8	1.0	-4.7	3.3	-1.9	-0.7
沙特阿拉伯	2.4	0.3	-6.8	3.1	-4.5	0.2	-0.3	-4.4	4.1
撒哈拉以南非洲	3.2	3.1	-3.2	3.4	-1.6	-0.7
尼日利亚	1.9	2.2	-5.4	2.6	-2.0	0.2
南非	0.8	0.2	-8.0	3.5	-2.2	-0.5	-0.6	-2.1	-2.8
备忘项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5.1	5.2	-1.0	5.2	-1.4	-0.4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全球经济增长	3.1	2.4	-6.1	5.3	-1.9	-0.1	2.3	-4.9	4.8
世界贸易量 (货物和服务) 6/	3.8	0.9	-11.9	8.0	-0.9	-0.4
发达经济体	3.4	1.5	-13.4	7.2	-1.3	-0.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5	0.1	-9.4	9.4	-0.5	-0.7
大宗商品价格 (美元)									
石油 7/	29.4	-10.2	-41.1	3.8	0.9	-2.5	-6.1	-42.6	12.2
非燃料商品 (根据世界大宗商品进口权重计算的平均值)	1.3	0.8	0.2	0.8	1.3	1.4	4.9	-0.8	1.3
消费者价格									
发达经济体 8/	2.0	1.4	0.3	1.1	-0.2	-0.4	1.4	-0.1	1.5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9/	4.8	5.1	4.4	4.5	-0.2	0.0	5.0	3.1	4.0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百分比)									
美元存款 (6个月)	2.5	2.3	0.9	0.6	0.2	0.0
欧元存款 (3个月)	-0.3	-0.4	-0.4	-0.4	0.0	0.0
日元存款 (6个月)	0.0	0.0	0.0	-0.1	0.1	0.0

注释: 假设实际有效汇率保持在2020年4月12日至5月19日的水平不变。经济体按照其经济规模进行排序。加总的季度数据经季节调整。

1/ 差异基于当期和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的四舍五入后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权重计算, 在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基础上更新增速预测的国家占到世界GDP的90%。

2/ 对于世界产出, 季度估算和预测涵盖按购买力平价权重计算的世界年产出的90%左右。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季度估算和预测涵盖按购买力平价权重计算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年产出的80%左右。

3/ 不包括七国集团 (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 和欧元区国家。

4/ 对于印度, 数据和预测是按财政年度列示, 2011年及以后年份的GDP基于按市场价计算的GDP, 2011/2012财年作为基年。

5/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

6/ 出口和进口量增速的简单平均 (货物和服务)。

7/ 英国布伦特、迪拜法塔赫和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的简单平均。2019年以美元计算的石油平均价格为61.39美元/桶; 根据期货市场情况 (截至2020年5月19日), 假设2020年和2021年石油价格分别为36.18美元/桶和37.54美元/桶。

8/ 欧元区2020年和2021年的通胀率分别为0.2%和0.9%, 日本分别为-0.1%和0.3%, 美国分别为0.5%和1.5%。

9/ 不包括委内瑞拉。

发达经济体 2020 年增长率预计为-8.0%，比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 1.9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经济活动受到的冲击似乎比预期更为严重，甚至在实施封锁措施之前已经有迹象表明人们在自愿保持距离。这也表明下半年的复苏将更为缓慢，因为对传染的担心很可能持续存在。预计以下国家将出现同步的深度衰退：美国（-8.0%）、日本（-5.8%）、英国（-10.2%）、德国（-7.8%）、法国（-12.5%）、意大利和西班牙（-12.8%）。发达经济体 2021 年的增长率预计将上升到 4.8%，这组国家 2021 年 GDP 约比 2019 年水平低 4%。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内经济中断对经济活动造成的冲击预计接近 4 月预测的下行情景，其影响超过了金融市场情绪改善的作用。前景的恶化也反映了外部需求减弱带来的更大溢出效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20-2021 年增长预测的下调幅度（2.8 个百分点）超过了发达经济体（1.8 个百分点）。不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20-2021 年增长预测的下调幅度为 3.6 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20 年增长率预计为-3.0%，比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低 2 个百分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2020 年增长率预计为-1.0%，比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低 1.4 个百分点左右，尽管各国之间存在差异。不包括几个大型前沿经济体，其余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 2020 年预计将收缩 2.2%。

预计所有地区 2020 年都将经历负增长，这种情况首次出现。然而，各经济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以下因素：疫情的演变和防控策略的有效性；经济结构的差异（例如依赖旅游业和石油等受到严重影响的部门）；对包括汇款在内的外部资金的依赖；以及危机前的增长趋势。中国经济正在从第一季度的急剧收缩中恢复，2020 年增长率预计为 1.0%，在一定程度上将得益于政策刺激。相比 4 月预计的情况，印度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封锁，经济复苏更为缓慢，目前预测其经济将收缩 4.5%。拉丁美洲多数国家仍在艰难地控制感染，其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巴西和墨西哥 2020 年预计分别将收缩 9.1% 和 10.5%。疫情对经济造成干扰，并且石油出口国的可支配收入在燃料价格急剧下跌之后显著减少，因此，以下国家将出现严重衰退：俄罗斯（-6.6%）、沙特阿拉伯（-6.8%）、尼日利亚（-5.4%）和南非（-8.0%，其经济表现将受到卫生危机的严重影响）。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21 年增长率预计将升至 5.9%，主要反映了中国增长预测的回升（8.2%）。不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20 年和 2021 年增长率预计分别为-5.0% 和 4.7%，其 2021 年 GDP 将略低于 2019 年水平。

全球贸易 今年将大幅收缩 11.9% 左右，原因是**对货物和服务包括旅游业的需求显著减弱**。随国内需求明年逐步回升，贸易增长预计将上升到 8%。

通胀前景 通胀预测普遍下调，大幅下调通常是针对 2020 年发达经济体。这总体上反映了经济活动减弱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综合作用，尽管在一些经济体，通胀的下降影响被汇率贬值对进口价格的影响所部分抵消。预计通胀在 2021 年将逐步上升，与

经济活动预期回升将一致。不过，通胀前景依然温和，反映了对总需求长期疲软的预期。

减贫进展可能出现倒退

根据预测，疫情将对全球范围内的低收入家庭造成特别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会显著加剧不平等。处于极度贫困（即每天靠不到 1.90 美元生活）的世界人口所占比例近年降到 **10% 以下**（1990 年高于 35%）。这一进展 **受到 COVID-19 危机的威胁**，超过 90% 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20 年预计将出现人均收入负增长。在非正规就业比例较高的国家，封锁措施导致其中很多工人失业、收入急剧减少（往往是在移民远离家乡、脱离支持网的地方）此外，截至 5 月底，约 150 个国家普遍关闭了学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全球近 12 亿学龄儿童**（约占全球总数的 70%）受到影响。这将导致学习机会的显著丧失，对低收入国家儿童的未来收入前景产生尤其大的不利影响。

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

疫情发展的根本不确定性是影响经济前景的主要因素，妨碍对风险平衡状况做出判断。如果在已经重新开放的领域，经济正常化进程快于预期——例如在中国，投资和服务业直至 5 月的复苏力度比预期更强——下行风险可能不如预测的那么严重。医学治疗方法的突破以及保持社交距离行为的变化可能使医疗体系能够更好地应对疫情，而无需长期实施严格封锁措施。疫苗试验也在迅速推进。如果能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市场情绪将得以提升，2021 年增长结果可能改善，即使疫苗生产速度不足以在 2021 年底实现群体免疫。更一般而言，疫情期间生产、分销和支付体系的变化实际上可能会提高生产率，这包括医药领域的新技术，以及更广泛而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或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

然而，下行风险依然显著。在看来已经过了感染峰值的地区，疫情可能再度爆发，从而需要重新实施至少某些防控措施。经济活动的持续下滑可能产生进一步的“创伤”，包括更大面积的企业关闭带来的影响。生存下来的企业对于雇用长时间失业后的求职者可能有顾虑，另外，一些失业工人可能彻底离开了劳动力队伍。如同 1-3 月的情况，金融状况可能再次收紧，使借款人面临脆弱性。这可能导致一些经济体陷入债务危机，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更一般而言，外部需求减弱和金融环境收紧产生的跨境溢出效应可能进一步放大国家或地区特定冲击对全球增长的影响。此外，由于设计和实施方面的挑战，最初经济活动突然停止之后采取的大规模政策应对措施可能过早被取消或针对性不当，导致有效经济关系错位或解除。情景专栏探讨了其中一些方面，提供了替代情景下的增长预测。

除了与疫情有关的下行风险外，美国与中国在多个方面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之间关系磨损以及广泛的社会动荡给全球经济带来进一步挑战。此外，在低通胀、高债务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总需求长期

疲软可能导致进一步的通胀下行趋势和偿债困难，这进而会对经济活动造成进一步不利影响。

政策重点

随着疫情无情蔓延，生计、工作保障和不平等可能受到的长期不利影响变得更为严峻。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政策行动有助于减缓上述情况的恶化，并为更快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这种复苏将使不同收入和技能的所有人受益。同时，考虑到疫情及其对不同部门的影响有很大不确定性，应对政策必须随形势变化作出调整，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有效性——例如，从挽救企业转向促进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重新配置。

正如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讨论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都应着眼于实现这些政策目标，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医疗卫生能力更为薄弱，非正规部门规模更大，借款能力受到更大限制，因此，它们面临更大的约束。此外，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是在政策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陷入这场危机的。因此，外部和强有力的多边合作至关重要，能够帮助这些面临资金约束的国家应对危机。这对于低收入国家尤其重要。其中很多国家债务高企，一些已经面临危险的安全局势，食品和药品短缺。因此，它们是否有能力部署必要的政策应对措施，防止灾难性的生命损失以及生计受到持久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提供的债务减免、赠款和优惠融资。高度依赖旅游的岛屿经济体以及受石油出口驱动的经济体很可能在长期内面临挑战。

医疗卫生资源

疫情继续考验许多国家的医疗卫生能力。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疫情在加速发展。在已经过了感染峰值的其他国家，病毒仍有可能卷土重来。因此，所有国家需要确保其医疗卫生体系具备充足的资源。为此，需要在以下各个领域增加支出：病毒和抗体检测；培训和雇用人员开展接触者追踪；购置个人防护设备；以及急救室、重症监护室和隔离病房方面的基础设施支出。

通过多边合作支持医疗卫生体系。国际社会需要显著增强对国家举措的支持，包括：落实取消基本医疗用品贸易限制的措施；广泛、透明地分享疫情信息；向医疗卫生能力有限的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包括通过国际组织的支持；随着疫苗试验取得进展，将资金引导投入疫苗生产设施，从而使所有国家迅速获得数量充足、费用可负担的疫苗。

控制经济影响，促进经济复苏

由于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人们容易被感染，因此各国采取了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以控制病毒传播，保护生命。在由此产生的深度经济衰退中，基本经济政策目标仍与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讨论的类似，继续侧重于实施保护脆弱群体的大规模、有针对性的措施。随着经济重新开放，侧重点应逐步从维持就业和保护企业转向

促进经济复苏和消除工人流动障碍。然而，债务高企可能限制进一步提供财政支持的余地，对许多国家而言，这将构成重要的中期挑战。

为了确保经济能够应对进一步的冲击，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加强有关机制，以便在经济下滑时提供自动、及时和临时的支持。正如 [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分析的，针对宏观经济形势恶化采取的基于规则的财政刺激措施——例如，当失业率或失业救济申请上升到超过某一水平时，向流动性不足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现金转移支付——可以非常有效地抑制经济下滑。

疫情正在加速蔓延的经济体。在必须通过封锁减缓病毒传播的国家，重点应是控制卫生冲击，尽量减少对经济造成的破坏，从而一旦限制措施解除，经济活动能更快恢复。目标有两方面：一是尽可能减少人们的收入损失，二是促进资源从接触密集的部门转移，因为这些部门的规模在疫情结束之后可能持续缩小。

为缓解收入损失，通常采用的良好做法包括以下有针对性的措施：向受影响的个人和企业提供临时税收减免；向暂时被解雇的工人提供工资补贴；现金转移支付；以及带薪病假和家事假。有针对性支持措施的具体组合应适应一国国情，适当考虑那些可能处于正规社会安全网保护范围之外的人群（如下所述）。临时信用担保（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担保）和贷款重组有助于维持疫情消退之后很可能继续存在的就业关系。同时，在可行情况下，应增加再培训支出，使工人更有能力在必要时寻找其他部门的工作。应加强更广泛的社会安全网，包括扩大失业保护的资格标准，并为个体经营者和非正规工作人员提供更好的保障。

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并针对受影响的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再贷款，这有助于确保信贷供给继续下去，而下调政策利率和购买资产能够限制借款成本的上升（详见2020年6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更新”）。当经济很大一部分处于关闭状态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或全面减税对需求的刺激作用可能不那么有效。不过，在融资限制允许的情况下，这种措施可以在支撑信心和限制破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正在重新开放的经济体。许多国家已开始缩减严格的封锁措施。随着经济重新开放，政策重点也必须转向促进经济复苏。为此，需要在复苏不断推进过程中逐步取消定向支持，以根据需要促进工人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并提供刺激措施。

取消定向支持（如对暂时失业工人的工资补贴、现金转移支付、加强失业保险的资格标准、对企业的信用担保以及延期偿还债务）应逐步推进，避免在经济刚刚开始恢复时出现突然的收入损失和破产。在决定以什么顺序取消定向措施时，应考虑就业结构，例如，个人经营者的比例，处于不同复苏速度的部门的企业分布状况，以及非正规经济所占比例。

在财政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在取消定向财政支持的同时，可开展公共投资以加速复苏，并扩大社会安全网支出以保护最脆弱群体。公共投资可以支持向低碳经济和实施气候缓解战略的转型。扩大社会安全网支出尤为重要，因为疫情对低技能工人（相

比高技能工人，他们可能更难以重新找到工作）和低收入家庭（这些家庭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医疗服务和必需品）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同时，需要增加雇用补贴和工人培训支出，以促进劳动力从疫情过后规模可能持久缩小的部门，重新配置到需求不断增加的部门。政策制定者还应解决阻碍这种重新配置的因素，包括有利于在职者但不利于新来者的准入障碍，以及阻碍企业录用人员的劳动力市场刚性。为促进劳动力重新配置，还需采取措施修复资产负债表和解决债务积压问题——从过去的严重经济衰退看，这些因素放慢了经济复苏速度。为此，需要具备重组和处置受困债务的机制。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减轻持续的资源配置不当和生产率损失，它们能提高为提升总需求和促进就业而采取的更广泛的刺激措施的有效性。

非正规部门规模庞大的国家提供救济的方式。在疫情和相关封锁措施对非正规就业工人造成严重影响的经济体，数字支付系统可以提供一种替代方式，保证政府的救济措施能够惠及目标受益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 COVID-19 疫情的特别系列说明](#)）。如果个人不具备身份证件或移动电话来利用这一渠道，那么可以采取临时的变通办法，扩大数字支付的覆盖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 COVID-19 疫情的特别系列说明](#)），同时为需要的家庭提供食品、药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实物支持——例如，通过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

多边合作

考虑到这场危机的全球性，各国必须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除了都需向医疗卫生体系提供支持外，面对卫生冲击和外部融资不足的国家还迫切需要流动性援助。

二十国集团提出的暂时停止对低收入国家官方债务偿还要求的倡议是重要的一步，能够帮助这些国家维持国际流动性，并将资源投入抗击卫生危机的工作中。私人债权人也应提供可比的处理方法。更一般而言，所有债权人及具有高额债务和庞大融资需求的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借款国在必要时应迅速就可接受的债务减免条件达成一致，这符合有关各方的最大利益。

通过全球金融安全网提供的多边援助能够进一步缓解融资冲击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了其紧急融资机制的贷款限额，提高了提供基于赠与的债务减免的能力，并正在通过其他贷款机制向脆弱国家提供新的融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其他要素（包括中央银行互换额度）也已得到启用，以缓解新兴市场的国际流动性短缺。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因为各方普遍认识到，相比发行储备货币的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更大程度上受到约束。疫情及其影响持续时间越长，就越需要加强对面临资金约束的经济体的支持。

除了应对疫情之外，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开展合作，解决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背后的经济问题，并弥补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中的缺口。如果不能找到解决这些摩擦的持久方案，从 COVID-19 危机中的最终复苏将面临危险。在今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空

前减少的基础上（这是因为疫情期间化石燃料使用显著减少），政策制定者应落实其气候变化缓解承诺，并且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加大工作力度，最好是通过设计公平的碳税或类似方案（见 [2019 年 10 月《财政监测报告》](#)）。低油价也为削减有害的燃料补贴提供了机会。全球社会必须现在行动起来，通过以下措施避免再度发生流行病灾害：加强能够迅速调拨给受影响地区的全球基本用品和防护设施储备，为研究提供资金，为公共卫生体系提供支持，以及建立适当和有效的机制向最亟需的群体提供救济。

情景专栏. 替代情景

IMF 的二十国集团模型与详细的部门分析相结合，以估计两种替代情景的影响：（1）2021 年初爆发第二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2）经济从 2020 年上半年实施的封锁措施中更快复苏。下文总结了这两种情景，以对 2020 年 6 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预测（基线情景）的偏离表示。

情景 1：2021 年初全球爆发第二轮 COVID-19 疫情

尽管基线情景未排除一些国家再次爆发感染的可能性，但第一种情景假设，2021 年初全球爆发第二轮重大疫情。我们假设，2021 年每个国家实施第二轮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的国内经济活动干扰的规模约为 2020 年基线情景的一半。疫情影响减半反映了“防控措施对公司和家庭的破坏作用有所减弱”的假设，因为基于迄今为止实施措施的有效性的相关经验，脆弱个体的比重可能下降，当局对脆弱群体采取措施的针对性将会增强。

由于爆发第二轮疫情，我们假设 2021 年金融条件相比基线情景进一步收紧。由于金融条件进一步收紧，主权和公司债利差的上涨幅度约为自疫情爆发以来利差涨幅的一半；发达经济体平均来看收紧程度比较有限，尤其是主权债溢价，而新兴市场的主权和公司债利差将出现更大涨幅。

模拟假设，在仍有空间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的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常规货币政策会产生内生反应。模拟未明确引入非常规政策，但发达经济体金融条件的有限收紧隐含地反映了此类政策。关于财政应对措施，我们假设，政府将实施超出自动稳定机制的额外酌情措施。因此，应对产出减少的总体支出是一般商业周期波动下应对规模的两倍。

尽管当局出台政策进行应对，但我们仍假设，由于更多公司破产导致资本损耗、生产率增速暂时放缓以及趋势失业率暂时上行，疫情将导致经济的供给端从 2022 年开始进一步出现更长期性的破坏（“创伤”）。我们假设额外的“创伤”规模约为基线情景的一半，考虑到新兴市场为收入提供支持的财政空间更加有限，其受到的创伤将比发达经济体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情景 2：经济更快复苏

基线情景的预测假设经济活动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复苏。在第二种情景中，我们假设经济复苏快于预期，因为人们对封锁之后采取的高效措施信心增强（保持社交距离以及更有效的检测、追踪和隔离做法），这将有助于在封锁措施取消后确保有效防控疫情，减少家庭和公司的预防性行为。¹由于经济复苏较快，金融条件更加宽松；简而言之，金融条件将从 2021 年开始放松。我们还假设，当局将维持基线情景包含的所有酌情实施的财政措施；即不会随着经济前景改善而取消部分措施。然而，由于自动稳定机制对过剩供给的更快消耗产生内生反应，这意味着其提供的总体财政支持将会减少。较快的经济复苏也意味着，从 2021 年起供给端的“创伤”规模将比基线情景缩小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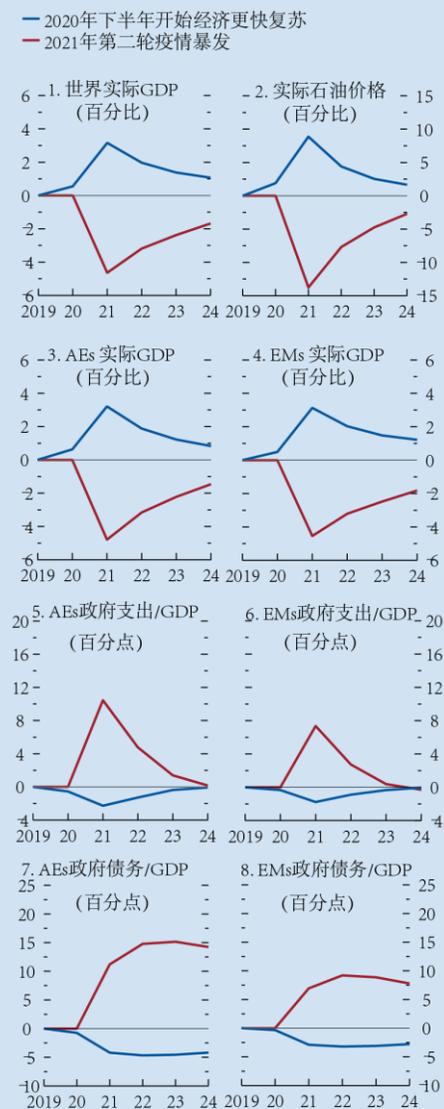
结果

情景图 1 展示了世界以及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组的结果。如果爆发第二轮疫情（情景图 1，红线），相应的防控措施将导致 2021 年世界产出相对基线情景减少约 4.6%。正如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展示的情景，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短期内（2021 年）经济活动的收缩情况基本相似：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比重相对较大，因此更直接地受到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的影响；另一方面，新兴市场金融条件收紧和财政应对措施更加受限会放大冲击的影响。在 2022 年，经济活动 2021 年遭受的打击仅会得到部分纠正，全球产出依然会比基线情景低 3.3%，部分原因是额外的供给端“创伤”。

在替代情景中，2020 年下半年封锁过后采取的高效措施更好地控制了病毒传播，增强了信心，使经济更快恢复了正常（情景图 1，蓝线），2020 年全球产出增速相比基线情景提高了约 0.5%。2021 年，经济复苏动力增强，全球产出将超出基线情景 3%，由于金融条件相对放松、“创伤”规模缩小，经济活动将更快复苏。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情景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尤其是情景 1。如果第二轮疫情在秋季爆发，其对 2020 年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甚至会超过当前的基线情景。此外，

情景图 1.2020年6月《世界经济展望》替代情景（偏离基线）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国集团模型模拟。
注释：AEs = 发达经济体；EMs = 新兴市场经济体。

虽然当前防控措施的量化影响仍有待完全确定，但假定的第二轮疫情的影响不确定性更强。最后，与本情景的假设相比，第二轮疫情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金融条件收紧，且“创伤”和金融压力（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加剧导致的非线性演变可能放大宏观经济层面的总体影响。

¹ 第二种情景假设疫苗不会于 2021 年底前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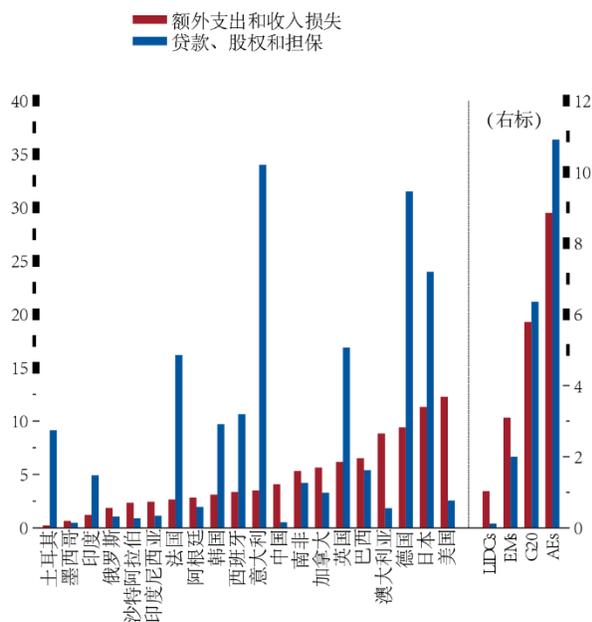
附录：财政形势和前景更新

随着 COVID-19 疫情和“大封锁”的经济影响加剧，多国政府加大了紧急救助力度，以保护民众，保住就业岗位和防止破产。经济活动和财政收入的急剧萎缩以及大规模财政支持的实施使得公共财政进一步承压，今年全球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预计将超过 100%。随着很多国家取消封锁措施，当局须将政策重点转向促进经济复苏，尽管疫情防控仍存在不确定性，且债务水平高企可能限制进一步财政支持的范围和有效性。本附录对 2020 年 4 月《财政监测报告》中应对疫情的财政措施以及财政前景进行了更新。¹

自 4 月以来，由于经济增速预测相比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进一步下调，全世界超过 2/3 的政府当局扩大了财政支持规模，以缓解疫情和严格封锁措施对经济的影响。这些措施帮助挽救了生命，保护了民众生计，保住了就业岗位和商业关系。根据当前估计，目前全球各国宣布的财政措施的规模达到近 11 万亿美元，高于 2020 年 4 月《财政监测报告》估计的 8 万亿美元。这些措施中有一半（5.4 万亿美元）是额外的支出和损失的收入，对政府预算具有直接影响。²另一半（5.4 万亿美元）是流动性支持，例如贷款、注资和担保（包括通过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这有助于维持现金流、限制公司破产，但如果这些公共干预行动遭受损失，可能扩大政府未来的债务和赤字。二十国集团经济体仍在全球财政支持中占到较大比重，目前，预算措施与 GDP 的平均比例为 6%（附录图 1），这高于 4 月的 3%，且远高于 2008-2010 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

附录图 1. 各国应对 COVID-19 疫情的财政措施
(占 GDP 的百分比)

各国通过预算措施和预算外流动性提供大规模的财政支持。



来源：国家当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 12 日。国家分组按照当前美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计价的 GDP 进行加权计算。收入和支出措施不包括递延税和预付款项。详见《财政监测报告》各国应对 COVID-19 疫情财政措施数据库。AEs = 发达经济体；EMs = 新兴市场；G20 = 20 国集团经济体；LDCs =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¹ 本附录由财政事务部撰写。

² 详见《财政监测报告》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措施的[数据库](#)。

全球层面的政府债务和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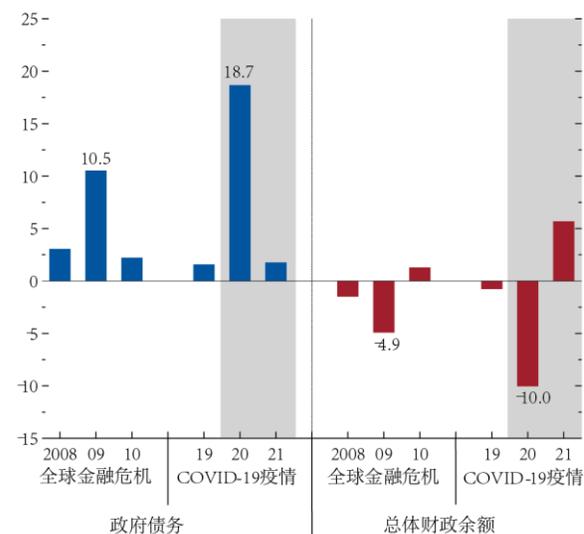
产出的急剧萎缩以及随之而来的收入减少，加上酌情实施的大规模支持，已导致政府债务和赤字激增（附录图 2）。在基线情景中，我们预计 2020-2021 年全球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达到超过 101% 的历史新高——相比一年前陡增 19 个百分点（附录表 1）。同时，我们预计 2020 年总体财政赤字与 GDP 的平均比例飙升至 14%，比去年高出 10 个百分点。除酌情实施的财政措施以外，在衰退期间，预计税收和社会保障的自动稳定机制作用有助于抵消家庭收入的减少，但平均来看也占到赤字增长的 1/3。尤其是，我们预计政府收入的减少规模超过产出，占 GDP 的比重相比 2019 年平均下降 2.5 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个人和公司收入的减少以及私人消费受到沉重打击。此外，受低油价影响，石油出口国家已受到石油收入减少的影响。债务和赤字的变化趋势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可能在不利情景中出现攀升，例如感染再次爆发或（在金融状况收紧时）实施大规模流动性支持造成的或有负债导致经济活动弱于预期。³如果推迟征收的税款无法全额收回，税收收入也可能减少。如果安全、有效的疫苗在今年稍晚时候问世，公共财政的恶化程度可能低于预测，这有助于恢复信心和缓解经济下滑。

不同国家收入组的财政发展态势和前景

鉴于经济活动收缩幅度超出预期，多数发达经济体已经实施了数轮财政支持措施。目前，我们预计今年总体财政赤字占 GDP 的平均比重扩大至 16.5%，较去年高出 13 个百分点；预计 2020-2021 年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30%。在出现大量资金投入和损失的情况下，部分发达经济体（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推出的大规模流动性支持措施将催生财政风险。尽管如此，我们预计发达经济体的借款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关于财政支持，美国在 4 月底批准了另一项一揽子计划（4830 亿美元，或 GDP 的 2.5%），为中小型企业提供额外的可免除贷款。规模达到 3 万亿美元的进一步支持措施有待立法批准，以资助地方政府和额外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5 月底，日本推出了 1.1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22%）的大规模一揽子计划，加上 4 月决定采取的措施，达到 GDP 的 40% 多。该一揽子计划包括为受影响的公司提供更多优惠贷款。6 月，德国宣布了支持经济复苏的全新一揽子计划（1300 亿欧元，占 2020-2021 年 GDP

附录图2. 全球政府债务和总体财政余额的变化
(占GDP的百分比)

全球政府债务和赤字势必会攀升，增幅将超过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水平。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³关于替代情景的概述及其对二十国集团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见情景专栏。

的 4%)，包括促进绿色和数字经济活动的措施。欧盟提出了一项 2021-2027 年的额外支持计划，规模为 7500 亿欧元（占欧盟 GDP 的 6%），包括一个基于赠款的经济复苏基金，（若获批）该基金能够促进绿色复苏，降低疫情对成员国债务可持续性的不平衡影响。

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根据当前估计，应对疫情的财政措施占 GDP 的平均比重为 5%，尽管规模可观，但低于发达经济体。不过，我们预计 2020 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平均比重急剧扩大至 10.5%，比去年的水平增长一倍多。这反映了财政扩张、产出急剧收缩、大宗商品收入减少以及外部借款成本上升，原因是尽管近期金融状况有所放松，全球融资条件仍比危机前紧张（见 2020 年 6 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更新”）。目前，我们预计 2020 年政府债务占 GDP 的平均比重为 63%，继续保持上行趋势，相比一年前陡增 10 个百分点。很多新兴市场加大了支持措施的力度。印度推出了流动性支持（占 GDP 的比重为 4.5%），措施包括为公司和农民提供贷款和担保，以及为金融机构和电力部门注资。南非临时扩大了失业支持和对脆弱家庭的转移支付。随着经济活动开始复苏，中国继续侧重于脆弱公司和家庭，措施包括扩大社会安全网、扩建医疗场所以及数字基础设施。

由于很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面临严格的融资约束，且截至目前疫情的影响有所减弱，应对疫情的财政措施比较温和，占 GDP 的平均比重为 1.2%，而且多数通过预算措施实现。例如，尼日利亚为雇主提供税收减免以鼓励其留用工人，同时增加医疗支出（占 GDP 的 0.3%）；埃塞俄比亚扩大了粮食和避难所的实物供应（占 GDP 的 1.8%）。越南的支持措施包括向穷人提供现金转移支付，以及提高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水平（占 GDP 的 1.2%）。因此，我们预计 2020 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赤字占 GDP 的比重扩大至 6%，比去年高出 2 个百分点，石油出口国家的比重则高得多。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组别中，很多国家已在二十国集团的“暂停债务偿还要求倡议”下请求暂停偿还官方双边债务，45 个国家已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融资](#)。虽然这些措施临时提供了救助，但很多国家高企的公共债务水平——2020-2021 年平均占 GDP 的比重将超过 48%——引发了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未来的财政政策

随着全世界若干地区开始放松“大封锁”，财政政策必须根据国情进行调整，平衡保护民众、稳定需求和促进经济复苏的需要。对于疫情依然严重且继续实行严格封锁的国家，财政政策的范畴应该包括医疗服务，以挽救生命并提供保护民众的紧急救助。对于正在放松封锁措施的国家，财政政策应该在考虑经济非正规性程度的基础上，逐渐从支持公司转向更具针对性地支持家庭。就业支持措施需要鼓励雇员安全返工，并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型，在 COVID-19 疫情后构建更具韧性的经济。一旦疫情得到控制，支持经济复苏的广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侧重于公共投资，包括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医疗体系以及向低碳经济转型。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需要调整收入和支出方向，以增加并刺激生产性投资。延长社会保障计划的部分条款（例如放宽资格要

求)能够加强自动稳定机制作用,有助于应对不断加剧的贫穷和不平等现象。所有措施应该纳入中期财政框架,以透明的方式进行管理和记录,以缓解财政风险,包括对政府债务和赤字没有直接影响的贷款和担保。

附录表1.广义政府财政余额和债务总额，2018-2021年：总体余额和债务总额
(占GDP的百分比)

	总体财政余额						债务总额					
			当前预测		与4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的差异				当前预测		与4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的差异	
	2018	2019	2020	2021	2020	2021	2018	2019	2020	2021	2020	2021
世界	-3.1	-3.9	-13.9	-8.2	-4.0	-2.0	81.2	82.8	101.5	103.2	5.1	6.6
二十国集团 (G20)	-3.7	-4.5	-15.4	-9.1	-4.6	-2.2	88.6	90.4	111.2	113.3	5.7	7.5
发达经济体	-2.7	-3.3	-16.6	-8.3	-6.0	-2.8	104.0	105.2	131.2	132.3	8.8	10.4
发达G20经济体	-3.3	-4.0	-18.0	-9.1	-6.5	-3.0	111.6	113.2	141.4	142.9	9.6	11.5
美国 ^{1, 3}	-5.8	-6.3	-23.8	-12.4	-8.4	-3.7	106.9	108.7	141.4	146.1	10.4	14.2
欧元区	-0.5	-0.6	-11.7	-5.3	-4.2	-1.7	85.8	84.1	105.1	103.0	7.7	7.4
德国	1.9	1.5	-10.7	-3.1	-5.2	-1.9	61.9	59.8	77.2	75.0	8.6	9.3
法国	-2.3	-3.0	-13.6	-7.1	-4.5	-0.8	98.1	98.1	125.7	123.8	10.2	7.4
意大利	-2.2	-1.6	-12.7	-7.0	-4.4	-3.5	134.8	134.8	166.1	161.9	10.6	11.4
西班牙 ²	-2.5	-2.8	-13.9	-8.3	-4.4	-1.6	97.6	95.5	123.8	124.1	10.4	9.5
日本	-2.5	-3.3	-14.7	-6.1	-7.6	-4.1	236.6	238.0	268.0	265.4	16.0	17.8
英国	-2.2	-2.1	-12.7	-6.7	-4.4	-1.3	85.7	85.4	101.6	100.5	5.9	4.7
加拿大 ³	-0.4	-0.3	-12.6	-5.8	-0.8	-1.9	89.7	88.6	109.3	108.8	-0.3	0.3
澳大利亚	-1.2	-3.9	-8.6	-8.4	1.1	-1.0	41.5	45.0	56.8	64.3	-2.5	0.3
韩国	2.6	0.4	-3.6	-2.4	-1.7	-0.8	40.0	41.9	49.5	53.4	3.2	4.3
新兴市场经济体	-3.8	-4.9	-10.6	-8.5	-1.5	-1.0	48.9	52.4	63.1	66.7	1.1	2.1
MENAP产油国除外	-4.0	-5.0	-10.6	-8.5	-1.6	-1.1	50.4	53.9	64.4	68.1	0.9	2.0
新兴G20经济体	-4.3	-5.4	-11.3	-9.1	-1.6	-1.0	49.4	53.0	64.1	68.3	0.8	1.8
亚洲	-4.5	-6.0	-11.4	-9.8	-1.5	-1.3	49.3	53.5	64.9	70.3	0.8	2.3
中国	-4.7	-6.3	-12.1	-10.7	-0.9	-1.1	47.0	52.0	64.1	70.7	-0.8	0.6
印度	-6.3	-7.9	-12.1	-9.4	-4.6	-2.1	69.6	72.2	84.0	85.7	9.6	11.9
印度尼西亚	-1.8	-2.2	-6.3	-5.0	-1.3	-1.0	30.1	30.5	37.7	40.3	0.8	2.8
欧洲	0.4	-0.6	-6.9	-4.8	-0.7	-0.6	29.3	29.0	36.4	37.1	0.0	0.8
俄罗斯	2.9	1.9	-5.5	-3.9	-0.6	-0.9	13.5	13.9	18.5	18.8	0.6	1.7
土耳其	-3.7	-5.3	-8.4	-7.5	-0.9	-0.8	30.4	33.0	40.4	42.2	1.1	1.5
拉丁美洲	-5.2	-4.0	-10.3	-4.8	-3.6	-0.9	66.6	70.6	81.5	79.7	3.6	3.6
巴西 ⁴	-7.2	-6.0	-16.0	-5.9	-6.6	0.2	87.1	89.5	102.3	100.6	4.1	2.4
墨西哥	-2.2	-2.3	-6.0	-4.0	-1.8	-1.8	53.6	53.7	65.9	66.3	4.6	7.3
MENAP	-2.9	-3.9	-9.8	-7.8	0.0	-0.1	40.1	44.7	55.2	56.4	4.0	3.6
沙特阿拉伯	-5.9	-4.5	-11.4	-5.6	1.2	3.4	19.0	22.8	35.2	36.8	1.1	-1.9
南非	-4.1	-6.3	-14.8	-11.0	-1.5	1.6	56.7	62.2	79.9	84.6	2.5	-1.0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3.8	-4.1	-6.1	-5.1	-0.4	-0.2	42.9	43.1	48.2	49.0	0.8	1.3
尼日利亚	-4.3	-5.0	-7.3	-5.7	-0.9	0.2	27.7	29.1	36.5	36.8	1.2	-0.1
石油生产国	-0.6	-1.0	-8.4	-5.5	-0.8	-1.0	42.7	45.1	56.1	56.6	1.5	2.2
备忘项												
世界产出 (百分比)	3.6	2.9	-4.9	5.4	-1.9	-0.3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和预测。

注释：所有国家的平均值基于可用数据，根据换算为美元（按所示年份的平均市场汇率）的名义GDP加权计算（经针对世界产出的购买力平价调整）。预测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当前政策的评估。在很多国家，2020年数据仍是初步数据。国别细节参见2020年4月《财政监测方法和统计附录》中的“数据和惯例”以及“表A、表B、表C和表D”。MENAP=中东、北非和巴基斯坦。

¹ 为确保各国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对美国的支出和财政余额进行了调整，以剔除未备资金养老金负债的推算利息以及雇员的推算薪酬，这些项目在美国采用了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2008年SNA）下列为支出，但在未采纳的国家不视为支出。因此，表中美国的数据可能与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存在差异。

² 包括金融部门支持。

³ 为了确保各国之间的可比性，对于已采纳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的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特别行政区和美国），我们对国家统计局报告的债务总额水平进行了调整，以剔除政府雇员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中未备资金的养老金负债。

⁴ 债务总额指的是非金融公共部门，国家电力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除外，且包含央行持有的主权债务。